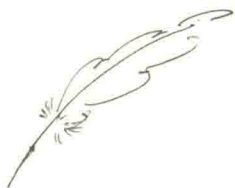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 加佛 Eugene Garver ● 著

品格的技艺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Aristotle's Rhetoric: An Art of Character

马勇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品格的技艺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Aristotle's Rhetoric: An Art of Character

[美] 加佛 Eugene Garver | 著

马勇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品格的技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美)加佛著; 马勇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 5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Aristotle's rhetoric: an art of character

ISBN 978-7-5080-7982-0

I. ①品… II. ①加… ②马… III. ①亚里士多德 (前 384~前
322) — 修辞学 — 著作研究 IV. ①B502. 233 ②H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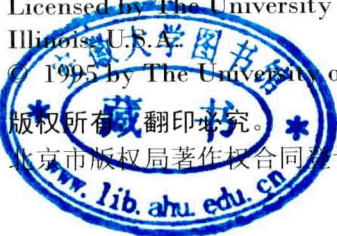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267 号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95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5558 号



品格的技艺: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

著 者 [美]加佛

译 者 马 勇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出版说明

在马其顿宫院长大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其父曾任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17岁赴雅典留学(公元前367年),师从柏拉图凡二十年,直到先师去逝。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傅保。亚历山大登基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开办吕凯昂学园(公元前335年),讲授诸学,流传下来的讲稿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本形态,史称西方学问的第一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好些哲学术语,如今也已成为我国学述的常用词。

在我国的西学研究中,古希腊学术研究一向寂寞,唯亚里士多德例外,从未遭受冷落:吴寿彭先生自知天命之年发奋翻译亚里士多德,历时三十年,垂译后学,其濯滋甚;苗立田先生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嘉惠学林,模范昭明。

“知典型之在望,亦可以感发而兴起”。观当今西方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进展,始知我国研究之差距不可谓不大。我辈后学理当追前辈德范,自励身心,再图精进。“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从两方面推进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从笺释入手完善亚里士多德汉译全集,采西人各家经诂经纬亚里士多德诠解——汉语学术欲究西学根柢,非如此不可。

2009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笺释部乙组

献给魏格纳 (Charles Wegener)

πίστεις γάρ τοι ὁμῶς καὶ ἀπιστίαι ὤλεσαν ἄνδρας.

因此,信任与背信同等地毁掉人。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致 谢

[xi]这样的研究虽然耗时甚久,但一俟完工,便衷心愉悦,其喜悦之一就是有机会公开感谢诸位一直帮助我的人。当我还是芝加哥大学思想分析(Analysis of Ideas)和方法研究(Study of Methods)委员会的研究生时,就开始苦苦思索和探讨《修辞术》(*Rhetoric*)。长期以来,我一直同布斯(Wayne Booth)、麦克肯(Richard Mckeon)、斯密格斯凯斯(David Smigelskis)、魏格纳(Charles Wegener)和威克(Warner Wick)就《修辞术》而交流不倦,这些交流向我显明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本书一些先期工作得益于国家人文基金的夏季奖学金,但更受益于我所主持的两期国家人文基金的夏季研讨班,一期是为高中教师讲述《修辞术》和布克(Kenneth Burke)的《动机的规则》(*A Grammar of Motives*);另一期是向对亚里士多德专家不算熟稔的大学教师讲述亚里士多德。我要感谢那些听众和国家人文基金。更近一些的时候,华盛顿大学的古典学系和语言传播系(Classics and Speech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s)给了我一个机会,能够在关于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研究生研讨班中教授本书的草稿。学生们和同事们,尤其是哈兰(Michael Halleran)、坎贝尔(John Campbell)和布伦德尔(Mary Whitlock Blundell)给了我巨大的帮助。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莫林(John Moline)、罗蒂(Amelie Rorty)和斯多克(Michael Stocker)曾因推荐信的缘故,长期受到我的叨扰。我想我从他们的工作中学到了很多,这一点显而易见。

我的研究的一些早期成果如下:《作为一部哲学作品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Aristotle's Rhetoric As a Work of Philosophy*),刊

于《哲学和修辞学》(*Philosophy and Rhetoric*)杂志第19期(1986)1-22页;《人的功能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技艺》(*The Human Function and Aristotle's Art of Rhetoric*),刊于《哲学史季刊》(*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第6期(1989)133-146页;《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无意地摧毁了科学的原则》(*Aristotle's Rhetoric on Unintentionally Hitt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Sciences*)刊登在《修辞术》(*Rhetoric*)第六期(1989)381-393页。仅有最仔细的读者能够发现那些论文在本书前三章中的痕迹。前两章的不同部分在德瑞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宣读过。

“明智的理性和诸情感”(本书第四章)的更早版本曾交付给波士顿学院、布鲁克林学院、芝加哥大学、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xii]华盛顿大学和美国哲学协会。我从阿德勒(Jonathan Adler)、布伦德尔、麦金泰尔、奥姆斯特(Wendy Olmsted)、理查德森(Henry Richardson)、罗蒂、斯密格斯凯斯、斯多克和魏格纳的批评中受益良多。

“制作伦理的演说”(本书第六章)与第四章有着相似的曲折历程。第一个版本在1988年于圣母玛利亚大学举办的国际哲学和文学协会会议上宣读过,在那里比亚罗斯托斯基先生(Don Bialostosky)和马沙尔先生(Don Marshall)在回应中说了特别有挑拨性的事情。我1988年主持的国家人文基金的夏季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研讨会(面向非亚里士多德专家)的参与者们阅读了一个改进了的稿本。第三个草稿交付给了波士顿学院,最终以《制作伦理的演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的教诲》刊登在克兰瑞(John Cleary)主编的《波士顿地区古代哲学讨论会论文集》的第五册(美国大学出版社,1990)。贝尔菲瑞(Betty Belfiore)、凯熙(Ken Casey)、克兰瑞、格瑞斯伍德(Charles Griswold)、勒夫(Michael Leff)、莫德拉克(Deborah Modrak)、奥姆斯特、罗蒂、杨(Charles Young)和一位波士顿地区研讨会的匿名读者都提供了改善这篇论文的论证和清晰的评论。

“如何区分修辞家和智术师以及哪类人会胜利”(本书第七章)

曾提交了两次,一次是言语交流协会;另一次是古代希腊哲学学会和美国语言学协会共同举办的会议。爱荷华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听众听到了“推理为何能说服”(本书第五章)的版本。麦克哥罗西先生(Don McCloskey)、奥卡斯先生(Don Ochs)、斯托克和托马斯(Laurence Thomas)为这一章提出了有益的评论。

我的很多同事以耐心和友善阅读了这本书不同章节的很多草稿。除了那些已经提到的人们,肯利(Tom Conley)、哈珀(Ed Halper)、柯叶特(David Keyt)和那些无名的评论者为这本书和那几篇杂志做出了尤其有益和细致的评论。但我需要单单指出阿德勒、德普(David Depew)和杨在这些年中持续地和充满精力地翻阅我的各种各样的草稿,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地有如此多各种各样彼此互补的读者和朋友。

回想起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光,我才意识到我有多少是需要归功于魏格纳。回顾我迄今的整个生涯,我依然意识到欠着他很多。他是一个真正完美的人。以前我推迟了对他的感谢,是因为我希望将我的第一本书献给我的妻子班尼特(Jane Bennett)。在这里我抵抗住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儿子列奥(Leo)的诱惑,因为他让我从容地完成了这部手稿,而没有要我陪他去打球;我还要抵抗住将这本书献给我父母的诱惑,因为我在每一件事上都亏欠他们。我非常高兴可以将这本书献给我的老师魏格纳。

目 录

致 谢	1
导论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和德性的专业化	1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在技艺与智慧之间	23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目标:一种城邦的、实践性的修辞 技艺	23
第二节 导向的目的与给定的目的	31
第三节 从内在和外外在目的到活动和运动	53
第四节 修辞术和明智	65
第五节 城邦性的与专业性的诸技艺	70
第二章 修辞术的种类	82
第一节 实践演说的双重性和善的多样性	84
第二节 双重性、功能和三种修辞术	94
第三节 双重性、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	104
第四节 从导向性的目的到种类	116
第三章 修辞术的论题和实践理性	121
第一节 论题以及政治学与辩证法的联姻	122
第二节 审议修辞术:卷一第四章至第八章	132
第三节 炫示修辞术:卷一第九章	148

2 品格的技艺

第四节	法庭修辞术:卷一第十章至第十五章	153
第五节	论题和实践理性	161
第四章	明智的理性和诸情感	168
第一节	易败坏的情感和有能力的情感	168
第二节	情感在修辞论证中的位置	175
第三节	善意和血气	182
第四节	亚里士多德的情感定义:情感如何修正判断	186
第五节	快乐、痛苦和好的实践决定	197
第六节	情感的政治功能	210
第七节	诸情感、善的行为和善的生活	220
第五章	推理为何能说服	225
第一节	论证和说服	229
第二节	论证和说服:性情和信任	241
第三节	逻辑的形式和修辞的形式	248
第四节	例证论证如何说服	252
第五节	省略推理论证如何说服	260
第六节	修辞的说服和实践理性	271
第六章	制作伦理的演说:我能够太理性吗?	276
第一节	问题和证据	278
第二节	品格和修辞的虚构	285
第三节	修辞术为何需要性情	291
第四节	性情和信任:演说者和听众	302
第五节	表面的性情和真正的性情	310
第六节	格言如何制作伦理的演说	317
第七节	修辞术、聪明和明智	323

第七章 如何区分修辞家和智术师以及哪类人会胜利	329
第一节 活动和实践	329
第二节 技艺和德性的内在目的	333
第三节 技艺和讲真话的德性	340
第四节 道德的视角和修辞的视角	353
第五节 修辞术的道德含混性和道德的道德含混性	359
第八章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和明智的历史	367

导论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和 德性的专业化

[3]^①在这个世纪的英语学界中,本书第一次以整本书的篇幅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进行哲学解读。我知道,这样的断言听来颇为不逊,但我这样做所意指的事情非常明确。称这本书是哲学探究,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修辞术》应作为一种哲学探询而被解读,也要靠哲学标准来判定。当然,很多人习惯上用《修辞术》来阐释《尼各马可伦理学》、《论诗术》或者是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但还没有谁为《修辞术》提供一种哲学研究式的读法,这种读法着眼于这部作品本身的完整和其本身的哲学趣味(philosophic interest)。^②称我的解读是哲学式的意思是说,我在解读《修辞术》时,心中怀有就当代哲学问题而从中有所收获的希望。我希望,读者读完本书时不会以为我这是虚言浮词。

① [译按]原书页码用方括号标出。所有注释除译者说明外,皆是本书作者的注释。作者在本书中用英文拼写的希腊文,译者将其全部改回为希腊文,下同。

② 哲学家们有两个有代表性的评论,第一个是, W. D. Ros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页 275:“《修辞术》乍看上去似乎是关于文艺批评、次等的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律知识一堆古怪东西的混杂,并且被一个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人的心灵弱点的狡猾之徒混合在一起。”第二个,参 G. E. R. Lloyd,《亚里士多德:其思想的发展和结构》(Aristotle: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页 273:“在《修辞术》中他讨论了修辞术这个职业的窍门,以及公共演说家们可能用来赢得案件的种种策略。”

称这本书是首次以整本书的篇幅对《修辞术》进行哲学处理,也是为了强调,对《修辞术》的解读,是将其看作亚里士多德的一部作品,亦即还需要依赖于他其余的作品。我的方法与埃斯(Gerald Else)和维斯(Jakob Wisse)相反,前者在推荐《论诗术》时说,读者不得不“用《论诗术》自身的术语来解释《论诗术》,而无需涉及亚里士多德其他作品”,后者最近将类似方法应用于《修辞术》,他“着重强调避免使用亚里士多德其他作品来解释《修辞术》”。^①与亚里士多德的其他作品不同,《修辞术》和《论诗术》常常受到这种方式的处理。例如,它们并不与亚里士多德的其他作品一起出版,而是在《希腊修辞术》(*Rhetorces Graeci*)的文集中出版。与亚里士多德其他作品的历史不同,这两本作品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我更愿意通过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法,来使方法论的传统更少些魅力。

如果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不曾存在过,很难说哲学的历史会有什么不同,因为,这部作品在哲学史上没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也超出了我研究计划的范围,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修辞学的历史失去了亚里士多德这部作品,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4]因为它的影响已经边缘化,尽管如果一部经典能够作为崇拜的一个对象,《修辞术》毫无疑问在万神殿中有一个位置。然而,它的影响已经被忽视。即便“修辞学”最近变成了一个相当受尊敬且受欢迎的科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依然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受到重视,尽管它对于涉及如解释学、明智[*φρόνησις*]和实践理智之类主题的讨论有潜在价值。《修辞术》为实践理性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丰富的

^① Gerald F. Else,《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论证》(*Aristotle's Poetics: The Argument*),页443;雅各布·维斯,《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的伦理和情感》(*Ethos and Pathos from Aristotle to Cicero*),页12。关于对将这种解释策略运用到《论诗术》上的批评,参Jonathan Lear,《净化》(*Katharsis*),尤其是页336,第十行:“《论诗术》不意味着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它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整体的一个部分。”

连结点,它关注的焦点在于具体的和实践的行为,从而提供的复杂性和深刻洞见远远超过《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简短评论,而最近的讨论仅仅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

所以,我不是将本书作为使哲学的一部核心作品的争论变得繁荣而做的贡献,而是将其作为对一个未经开发的领域的一个论辩性的呈现。我的希望是,对《修辞术》的这项研究能够改变关于明智、品格和论辩的讨论的未来方向。

对《修辞术》这样一个哲学的探询,对我来说似乎如此及时,以至于我为之前没有做这项工作而感到惊奇。人们最近对修辞学的兴趣与对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兴趣,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复兴。但是,在这两种趋势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修辞学的复兴有众多来源:解释学、对科学革命的研究、针对认识论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论辩。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在如“德性—伦理”和“社群主义”的名目下进行的,它试图将个体和共同体、理性和欲望、理性和历史紧密地绑在一起。

这两种复兴的核心目标是,使理性行动的模式和标准变得清晰,使其不再是机械地模仿科学推理的一个假设—演绎(hypothetico-deductive)的景象。我们被告知,理性必须将其目标和其标准连结在一起。理性必须与实际的、具体的思考的人连结,必须作为言说情境的一个部分或是处于某种境遇中深思熟虑的个体被感知到。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与逻辑术、诸德性绑在一起的同时,又让修辞学独立于这二者,所以某人可能认为,修辞学在很多同时代的作品中处于核心,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推理模式,这种模式目的明确、具体且保留着推理。

对当代的一些研究来说,《修辞术》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和颇具启发的资源;对另外的作品来说,我认为《修辞术》针对那种简单快捷地使用修辞术而无法获得在逻辑术和政治学中不能发现的东西的做法提供了适时的警告。亚里士多德说,修辞术是由分析性的知

识和政治知识中伦理的那一部分构成的(卷一第四章 1359b9)。修辞术与其根源的关系为留意到这种有益的和被忽视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机会,[5]同时也提供了机会去问:实践理性是否有其自身的逻辑;逻辑关系是否能简单地转化成修辞的情境。相似地,这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思考:政治家是否比修辞家知道一些更多的事情,或他们是否用同样的知识做着不同的事情。在修辞学、逻辑术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也提供了拒绝将修辞学同化于逻辑术和政治学任何一方的理由。

关于在思考修辞学的重新发现和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复活之间的联系时忽视了《修辞术》的例子,请考虑:阿伦特(Arendt)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强调“演说”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时,根本没有提到“修辞术”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麦金泰尔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实践”概念的探究中,在说到实践和德性的关系时,他也没有提到“修辞术”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在我的这本书中我将频繁地使用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将我自己的探究置于一个当前更为著名的事业的语境之中。尽管修辞术是那种属于非性情德性实践的一个范例,对《修辞术》的分析依然应该依存于我们对涉及称某事是一个实践行为的理解,因此,也得依存于对实践、技艺和德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修辞术》更加完整的思考,应该可以将我们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去促进或批判阿伦特和麦金泰尔从事的事业。

每个人在阅读《修辞术》或任何一部经典文本时,都要面对动机问题或含蓄或明显的背景。我对《修辞术》的强烈兴趣,不仅是因为我认为,这本作品丰富了关于修辞学、实践理性和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当前的讨论,而且因为,我想使我称为“明智的历史”的事业发展得更加完整。对理性完善的实践性的使用有一个历史。古希腊语将能够完善地进行实践性思考的能力称为明智,它的拉丁语翻译是 *prudentia*。在英语中没有一个简单且准确的对应词,我比较喜欢用 *prudence* 这个词,将其定义为对理性完善的实践性的

使用。当我写《马基雅维利和明智的历史》时,我选择了我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第七章 1255b18 - 23 处的评论作为我的题词:“术语‘主人’指的不是知识,而是某一类特定的人,术语‘奴隶’和‘自由人’也是一样的情形。”^①在成为某一类特定的人和拥有知识之间的区别,是我的这项研究的核心,因为,《修辞术》也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样,涉及采取一项核心的政治行动的前景,以及观察这项行动何种程度上可以通过某种技艺来实现。在我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和明智的历史”这一章里,我将努力使现在的讨论成为明智历史的部分。

[6]明智的历史是一种观念的历史。写其他种类的历史是可能的,其中的主角不是观念,而是像伯利克勒斯或波尔吉亚(Cesare Borgia)^②的那种伟业,或是因果性的作用力,诸如西西里僭主的驱逐、雅典民主制的兴起、天主教的腐败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但是,我意图追踪的明智的历史,是指实践理性的观念发展。那种历史很大一部分是实践理性和其他理性形式——尤其是技艺理性或τέχνη[技艺]——的关系转变的故事,以及实践理性与其他值得欲求的道德和政治性的个人权力之间的关系转变的故事。在时间的流逝中,这些核心术语(理性、技艺^③和品格)的含义都改变了。现代对这种关系——比如,在对职业伦理的讨论中,技艺价值(craft val-

① 我以那个听起来很不谦逊的断言开始,即这是对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首次哲学式处理。而且我还将加上以下同样听起来不谦虚的断言——我希望我的这本书对其来说是一个贡献的那个领域是一个迄今还几乎没有有什么进展的领域。(一个更早的贡献是我的《马基雅维利和明智的历史》[*Machiavelli and the History of Prud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② [译注]凯撒·波尔吉亚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统治者,瓦伦西亚的大主教和枢机主教。1475年出生于罗马城,1507年逝于维亚纳。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很推崇他。

③ [译注]作者用 craft 和 art 分别来区分技艺的不同层次。译者将 craft 译作技术,将 art 译作技艺。

ues)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忧虑就是明智的历史的一个方面,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试图教导技艺是一个稳定和荣耀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另外一种教诲。

在明智的历史中,至少有好几个阶段都包含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明智和修辞术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核心的关联,我希望它们可以再次紧密相关。亚里士多德对理智性的德性——他称为明智[φρόνησις]——的表述在明智的历史上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原因有两个:这个表述本身具有理智的丰盈,它确立了明智的历史后来发展方向的诸道路。然而,《修辞术》对后世理解明智的影响被忽略了,我在此将《修辞术》呈现为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明智概念、明智的历史和实践智慧,对今天来说能有何种影响的一个源泉。因此,重要的是,考虑到亚里士多德赋予他的核心术语,如技艺、明智、ἀρετή[德性]、λόγος[理性/言辞]和ἦθος[性情]的特殊含义;以及亚里士多德赋予那些技艺性的观念和优先于它们的技艺性规范——如技艺或技术,明智或实践智慧,德性、理性和品格——之间的联系的特殊含义。

本书的标题——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品格的技艺——的意图是,彰显他实践性和城邦性(civic)^①的修辞之艺的方式,这种技艺存在于实践理性活动——对这种技艺来说,道德品格是必要的——和可以买卖和教授的工具性活动之间。修辞技艺的这种位置使得修辞术探究对理解实践理性来说很重要,也使得理解品格的诸德性(the virtues of character)对于技艺和实践上的成功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通过明智与品格的诸德性之间的关系和它与技艺的对比来为明智下了定义;《修辞术》则集中在明智、技艺和道德德性之间的三角关系,在思想中不同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上。

① [译注]在本译文中,civic皆译作城邦的,或是城邦性的,意在突出这个词的政治含义。